

民

国

宦海沉浮

许有成 徐晓彬 著



人

物

吴国桢

兰州大学出版社

系

总策划 于洋信

宦海沉浮——吴国桢

许有成 徐晓彬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308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176千字 印数:10000册

ISBN7-311-01129-9/K·143 定价:9.50元

序

许有成教授等著的吴国桢传，即将出版，乐为之作序。

我与吴国桢先生素不相识，吴在解放前曾任国民党的上海市市长，后随蒋介石去台湾。1978年后，始悉吴已于1953年离开台湾，去美国定居。1982年，吴的长子修广先生夫妇回国访问，到上海观光时，我曾出面接待宴请，才略知国桢先生在美的境遇和思慕祖国之情。

1983年6月13日晚，友人任秉道先生夫妇将赴美探亲，我为他送行。任弟在乔治亚州的滨海小城萨凡娜居住，适与吴国桢先生邻居，即托其代为致意。不久，即获得任先生相告，吴国桢先生说：他过去在上海有一段事，他还能来上海么？！我即答复：这是过去的历史了，吴先生现在想念祖国，我们欢迎他来上海！

确实，在1947年至1949年的时期里，在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中，上海学生曾经和吴先生有过几次较量和交锋。1947年5月的反饥饿斗争中，国民党军警逮捕了一批学生，并封锁了交通大学校门。吴国桢于5月26日亲自来校，经过谈判和交涉，吴鉴于形势，基本上接受了“释放学生”、“严惩凶手”、“受伤学生免费诊治”等要求。

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发生数千名军警包围四千学生事件，事态严重。吴国桢又亲临学校，进行调解谈判。当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也到场，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吴国桢在混乱中，滑跤倒地，此时有些学生想动手打他，经交大代表和复旦的共产党员说服大家，并将倒地的吴国桢拉起。

当时，蒋介石亲电吴国桢，一再要“解散同济”，并指责其“姑息养奸，以贻后患”。吴国桢认为“解散学校，影响太大”，“社会局被捣毁，申新工潮，将无力处理”。事后，吴国桢托辞去杭州避风。最后，上海的大学生和教授们举行过一次规模很大的公断会，吴国桢缺席。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俱往矣！谈海峡两岸统一，还看今朝。可惜的是，吴国桢先生于1984年6月6日，突然逝世。他原定于是年参加新中国35周年国庆的心愿，终于未能实现。我当时曾发电报致吴夫人黄卓群女士，表示对吴先生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慰问。

吴国桢先生晚年思念祖国，怀念大陆旧友，称颂邓小平的政策，这样的人是有代表性的。一切国民党内爱国人士，都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现在两岸关系，比以前要好得多^①。看了吴国桢传后，觉得应尽快统一。让知道国共两党历史渊源的人还在时，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更好么？！

张承宗

（张承宗同志原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
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前 言

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台湾的日子里，台湾省前“主席”吴国桢(1949年12月—1953年4月在任)成了遭人忌讳的人物。在报刊杂志上，见不到他的名字，一些大型人物辞典，收录在台湾的各界人士多达数千，却没有吴国桢的条目，连某些编年史一类的书籍，在写五十年代初期台岛风云时，有关吴国桢其人其事，一概付之阙如，如果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吴国桢的名字，那肯定是骂他的。万不得已一定要提到他时，就以×××代替(如蒋经国的《沪滨日记》1955年在台湾公开出版时，日记中的×市长，就是吴国桢)。连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准备在美国写一部《吴国桢传》，消息传出，竟致触怒远在万里之外的蒋经国父子，他们不惜代价，也不计后果，派遣了台湾黑社会中罪恶昭彰的竹联帮职业杀手到旧金山去，连发三枪，把江南打死在戴利市他住宅的汽车库里。^②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与吴国桢反目成仇，这只是1953年以后的事。

想当年，蒋介石从大陆溃败到台湾，台岛风雨飘摇，上下惶恐不安。蒋介石为了准备退路，由吴国桢等人陪同，于1949年7月访问了菲律宾，8月访问了韩国，与季里诺和李承晚举行了会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吴国桢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后，当时仅拥有一个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的虚衔，但他却能参与此项核心机密，这在追随蒋介石去台的数百名高级官员中，只有他和蒋的极少数亲信，才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连在广州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也不知道蒋介石等人到菲律宾和南朝鲜去，跟季里诺、李

承晚会谈些什么。

有一年，蒋介石有五个重要职务，都曾考虑要吴国桢担任（即“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和台湾省“主席”）。尔后，当“行政院长”陈诚与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时，蒋介石当面安抚吴，曾对他说：“辞修（陈诚）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可见蒋介石对吴国桢倚畀之深，宠信超过其他人。

曾几何时，恩仇突变，凶终隙末，君臣之间，反目成仇。究其原因，正如纽约《中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的那样：“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⑧。蒋介石一心要传子，锐意栽培蒋经国，让小蒋控制全岛的特务机构；而吴国桢为了维护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鉴于大陆上惨败，对这种做法持有异议，屡次向蒋当面进谏。蒋介石爱子心切，传子意决，吴冒犯龙颜的直言，不但未曾奏效，反而险遭杀身之祸，不得已才辞去省“主席”的职务，赴美“养病”。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即使“乘桴浮于海”，远至异国避祸，吴国桢也未能获致安宁。1953年11月，蒋介石突然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撤职查办，由王世杰案导致爆发了“吴国桢事件”，蒋介石父子诬称吴国桢非法套取50万美元外汇赴美。吴得知后，怒气冲天，在太平洋彼岸一声霹雳，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特务统治。

吴国桢与蒋介石及其所嗾使的人隔着太平洋对骂数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报刊和W. N. G电视台、C. B. S全国电视网，不断刊登、播放吴国桢放胆揭露的言论，使台湾当局极为尴尬。后来，由美国驻台“大使”蓝钦出面调解，将扣为人质的吴国桢幼子吴修潢放行赴美，另外，由蒋介石下令，将吴国桢开除国民党党籍，撤职查究，才算结束了这场风波。

“吴国桢事件”烟消云散后，他自撰了一幅楹联：“江山如有待，日月照无私”，挂在客厅里，以明心迹。有人劝吴国桢趁此机会，撰写一部自传，把他与蒋氏父子的恩恩怨怨，公之于众。有些出版商

也愿出高价，出版他的传记。但吴国桢却说：“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负国之臣，不可以言忠”^④，他宁可撰写仰仗船王包玉刚先生资助才能出版的学术著作，也不愿写出版商竞相罗致走俏的《自传》。原因是感念蒋介石 20 年的“知遇之恩”，本着“怨不可记，德不可忘”、“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古训，所以，平时只写些札记，积累资料，将它传给子孙后辈，引以为训。晚年自甘淡泊，以教书笔耕为业，侘傺半生。

而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和吴国桢均因心脏病先后作古。蒋氏父子的遗骸，一个停厝于台湾桃园县的慈湖，一个暂厝于距慈湖两公里外的大溪^⑤，而身在异域的吴国桢，则埋骨于美国乔治亚州的滨海小城萨凡娜。昔日君臣之间的恩恩怨怨，伴随着墓木已拱，白骨烟尘，都已经成为过去。但作为历史人物，盖棺自应有定论，是耶？非耶？应该有人评说。

笔者不敏，自江南因写《吴国桢传》惨遭暗杀后，即着手从海内外收集资料，其间又得现在定居在美国、与吴国桢共同生活了五十年的夫人黄卓群提供素材，撰写经年，始告脱稿。这是海内外第一本吴国桢的传记，忠实地反映了吴国桢从政 25 年、执教笔耕 30 年的生涯，客观地记录了他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间的恩怨是非，以及他晚年对新中国看法的变化。笔者谨将此书奉献给关心吴国桢生平及“吴国桢事件”的读者，同时，也作为对因写《吴国桢传》未竟而遭枪杀、现在长眠在安徽黄山龙裔公墓的美籍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先生的纪念。

晚年的吴国桢，虽然在美国蛰居了 30 年，但极其向往神州，特别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祖国更寄以厚望。他曾对《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说：“中国照目前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一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

吴国桢夫妇应邓颖超同志之邀，原定 1984 年 9 月返国，并参

目 录

序	张承宗
前言	(1)
第一章 生于山乡 留学美国	(1)
家学渊源	(1)
考入清华	(5)
留学美国	(8)
第二章 受蒋知遇 平步青云	(17)
步入仕途	(17)
喜结良缘	(22)
平步青云	(25)
第三章 蒋宋器重 倚如股肱	(40)
受蒋重用	(40)
陪都轶事	(46)
第四章 小蒋打虎 与吴蚰蜒	(60)
任职上海市长	(60)
金元券风波	(65)
蒋经国“打虎”	(68)
“经改”失败	(75)
辞呈获准	(80)
第五章 斯人不出 美援奈何	(85)
初到台湾	(85)
陪蒋出访	(92)

出任台湾省“主席”	(99)
第六章 屡次谏蒋 险遭不测	(110)
风波乍起	(110)
辞官居家	(121)
第七章 远走美国 未能避祸	(131)
与蒋矛盾升级	(131)
罗织罪名	(137)
遭“撤查究办”	(149)
第八章 吴蒋对骂 胡适卷入	(154)
四度上书	(154)
吴胡割席绝交	(166)
第九章 著书立说 又生纠葛	(178)
迁居萨凡娜	(178)
与《亚洲研究》的笔墨官司	(182)
领略美国“民主”	(188)
第十章 炎黄子孙 心存故国	(194)
情系故国	(194)
心愿未了 抱憾终身	(203)
注 释	(211)

第一章 生于山乡 留学美国

家学渊源

吴国桢的家乡在湖北省的建始县，此县与四川省的巫山、奉节两县相毗连。从地图上看，建始县位于著名的巫峡风景区以西，由于它过于偏僻，以致住在江汉平原的人，有的还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县。吴国桢 29 岁当了汉口市市长后，有些报刊竟把他的籍贯随意乱写，说他是恩施人，有的记者把他的出生地从长江以南搬到长江以北，说他是郧西人。为此，吴国桢只好在名片上，特地印上“湖北建始”四个字，既含有更正的意思，也示不忘故乡。

建始县多山，平均海拔千米，山势起伏，峰峦迭嶂，山上巨树参天，浓荫蔽日，远处望去，犹如无数盘曲在地的青龙，连绵无涯，直通天际。

山坳之间，白云盘绕，林木深处，炊烟袅袅，驻足远眺，景物绝佳。明代有位诗人形容建始的自然景观是：“白云原在众山巅，山过白云更截然。一路不曾见平地，此行真是上青天。花开峭壁初过雨，雪积阴崖不计年。木石萧寥人意古，时从岩穴望炊烟。”^①就是建始县天然景物绝妙的写照。

有些地方的原始森林，除采药、觅菇和狩猎者外，人迹罕至。陌生人如果冒冒失失地闯了进去，很少有人活着出来，不是因迷

路饿死冻死在森林里，便是被虎豹豺狼所分噬。因为野兽伤人的事，时有所闻，老百姓吓唬孩子的口头禅，便是“野人家家来了”（湖北方言称外婆为“家家”）。

两山之间溪水潺潺，绕流堂前屋后，乡民们竖木为架，用木头制成圆轮，将竹筒缚于轮周，口皆向上，置流水中，水激轮转，筒载其水，旋转而上，注于木笕，引入梯田，种植水稻。坡地则种玉米、红薯、瓜类。无论水田或坡地，单产都很低，一年亩产不过一二百斤，而且全靠“望天收”。

高山与次高山之间，每每夹着一块平坝，大一些的年长日久便形成市集，小一点的就是民居之地。乡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些深山老林里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是，这儿并非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乡民们一般都很苦。

吴国桢的祖先，在明末为避战乱，从江西迁湖广荆州江陵，继迁监利。清朝乾隆五年（1740年），长江大水，始祖吴大智再迁四川奉节，转徙恩施。吴大智之次子吴士安经商致富，置田宅于建始县红岩寺之凉水埠。从他开始，世代居此。1903年10月21日（农历癸卯年九月初二），吴国桢诞生在这四周环山、溪流交汇的凉水埠。虽然吴国桢在建始只度过了童年时代短短的6年，踏上政治舞台后，又以文官名世，但乡民们那种狷介耿直、有礼勿让、好斗任性等朴实性格，在他的身上或多或少地仍留下某些印记。

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1876—1970年），早岁考中秀才，清末被地方当局选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

经心书院是两湖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他之所以创办这所学堂，其目的是要实现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他管辖的湖南湖北境内，招来一批年轻的秀才，培训二三年，然后根据他们的成绩，送到国外深造。

张之洞在担任两湖总督之前，曾出任过湖北提学使，对人才的培养比较重视。他办的这所书院，条件相当好，学生入院后，每

人住斋舍一间，按月发给膏火费库银三两，折合银元为四元五角（库平银六钱合一枚银元），作伙食费和杂用费。当时伙食费用极廉，每月三元已足够，剩下来的一元五角，尚可留作零用。

学生的衣服鞋袜，也由院方按季分发，每年还发蓝布袍和黑马褂各一件，给学生作礼服。至于笔墨纸砚，一概免费供给。每月举行考试一次，按照考试成绩，给予奖励，超等的8元，特等的6元，中等的4元。一般穷苦学生，每月所得奖金，已足够养家糊口了。

经心书院的学制，视学生的学业而定，二到三年不等，结业后，挑选其中学业优秀的，送往日本或欧洲深造，其余的分派给两湖各地衙门、学堂等单位，量才录用。

那时，家长们囿于“父母在，不远游”的旧观念，许多人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背井离乡，出国学习。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办法，阻挠或影响自己的子弟，避免被送出国，所以才出现了有的人学了四五年还不能结业的怪现象。

为了解决“父母在，不远游”这个矛盾，张之洞力主把学生的家庭安顿好，规定留学生的待遇应高于在国内工作学生的待遇，每月发20两银子贍家，使父母妻子无衣食之虑，使学生无后顾之忧。

吴经明学习结业后，被选派赴日本，与李书城、何成浚、孔庚、耿伯钊等人一起，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当 they 从汉口江岸登船出发时，张之洞亲自率领僚属到江边为这些学生送行，勉励他们要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回国后忠君报国。岂料几年之后，这批学生一个个都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党。

由于有留学日本的这段经历，吴经明结识了许多尔后在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如张知本、蒋作宾、何成浚、程潜、何应钦、阎锡山等，为其子吴国桢弃教从政奠定了基础。

吴经明1908年学成归国，与何成浚等人被分派在北京陆军部

段祺瑞属下任职，从教育科长一直做到军学司司长，官虽不算显赫，但地位重要，各省陆军的军费、军需、军械的分配数字，最后都汇总到吴经明手里，或增或减，事关重要，因此，连督军们对他也卑词示恭。民国初年，山西都督阎锡山，经常以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的名义，派人到北京吴家走动，或手札问候，或送钱送礼，为的是想多争取一点军费、军械。

吴国桢3岁时进建始县凉水埠私塾读书。他生性聪颖，领悟力又强，不数月，《三字经》不但能从头至尾背诵，甚至还能倒背如流。接下去学《百家姓》、《千字文》、《二十四孝》、《龙文鞭影》等蒙学读物，他不但背诵得琅琅上口，而且还能解释其中的某些故事，因而轰动了小小的山村，颇受塾师钟爱，族人都称赞他为“神童”。

1909年，吴国桢的叔叔吴经铨，从日本留学归来，返乡探亲，趁机将他们母子3人（母朱芷英、兄吴国柄、吴国桢）护送到北京，与父亲吴经明团聚。兄弟俩先在家附近的府学胡同小学就读，后到大兴县两级小学读书。

几年后，他的哥哥吴国柄（长他5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放假回家时，吴国桢翻阅哥哥的课本，有些功课也跟着吴国柄一起做，久而久之，他的程度与乃兄差不多，有几门课甚至比哥哥还要好一些。吴经明得悉后大喜，决定把幼子也送到天津南开中学去就读。当时吴国桢只有十岁，是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

那时，15岁的周恩来也考入南开中学就读。看见吴国桢年纪小，有些生活上的事往往难以自理，一向“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①的周恩来，便以大哥哥的身份，对吴多方照顾，学习在一起，外出在一道，天长日久，两人感情倍增，情同手足，后来成为异姓兄弟。

1914年，周恩来、张蓬仙、常策欧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取“敬重学业、忠于职守、喜欢群聚、联络感情”之意），会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探求真理”、“辨难析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之不及”。由于宗旨鲜明，又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采的适合青少年的活动，因此，在当时南开中学的四大学生团体中（另外三个是“自治励学会”、“三育竞进会”和“青年会”），敬业乐群会拥有的会员最多，影响也最大。

吴国桢入会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活动能力提高很快。原来性格内向、羞于与人交谈的吴国桢，后来竟在演讲比赛中获奖。周恩来任会长时，他任童子部部长。

在校期间，为了留一纪念，周恩来和吴国桢还合摄照片一张。这张照片经过8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还悬挂在天津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当时的南开学校）里。照片的画面是：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携着手，面露笑容，状极愉快。

考入清华

从南开学校分手后，周恩来东渡扶桑，寻求真理，吴国桢考进了清华学校。

当时，吴经明只是个小京官，家境属于中等。差强人意，他的长子吴国桢，那时已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就读，如果再要负担吴国桢的学费，未免捉襟见肘，难以筹措。好在吴国桢的功课很好，吴经明与妻兄朱和中商量后，决定让吴国桢投考免费的清华学校。^⑧

那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是美国用庚子赔款的

“余额”（即“实属过多”的那部分，约一千零七十八万余美元）办起来的，它在各省的招生名额，也是根据各省分担庚子赔款份额的多少，按比例分配，如江苏省（包括上海在内）的赔款最多，分配26个名额，云南、贵州、新疆、甘肃赔款最少，每省各招收两名。湖北的名额也不多，最初只有4名，吴经明坚信其子的功课足以考上清华，决定让吴国桢在人数众多的考生中去“角逐”。

清华的考期定在7月中旬的某日，那时，正值张勋带领辫子兵入京，拥戴溥仪复辟。不久，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讨张，张勋眼看覆灭在即，纵容部下奸淫掳劫，胡作非为。当时，北京市面异常混乱，商店停止营业，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稀少，交通陷于瘫痪。从东四牌楼的吴寓到西直门外海淀的清华，路程很远，又雇不到骡车或人力车，吴经明很不放心，但又怕误了考期，因此，派了两名士兵护送。他耽心吴国桢长途跋涉，体力消耗过大，影响考试成绩，还特意吩咐两名士兵，轮流将他背到清华赶考。

清华学校那时实行的是八年制（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结业后的程度相当于正规大学的一二年级。学制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学生们日后到美国去好插班学习。

吴国桢这时还不到14岁，由于他读过4年天津南开中学，所以报考的是高等科。高等科中结了婚的学生大有人在，吴国桢是高等科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吴国桢考入清华之日，正是该校严格考课之时。为了适应美国学校的需要，对“西学”（外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越抓越紧，每堂课都考试。老师一走进课堂，就发给学生一张白纸，进行10分钟的测验。其它如外语，每次上课都要提问，弄得学生惶恐不安。而国学课一律放在下午进行，由于学生紧张了一上午，下午精力不济，打瞌睡的，埋头赶做上午作业的，比比皆是。

清华学堂在1916年以前，同其它学校一样，也是采用百分制，

60分为及格线。但从1917年起，改为70分算及格，平均成绩不到70分的要留级。到1918年，有位美国教师建议：采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科学计分法”（或称“等数计分法”）。这种计分法把学生的成绩分为六等，即超等、上等、中等、下等、末等、不列等。这六等的评分有一定的比例，在100名学生中，超等的只能有5名，所以竞争特别激烈，每次考试，总有几个幸运的，也总会有一些倒霉的（下等、末等、不列等）。几年学下来，开除、退学和生病死亡的，约占1/4左右，淘汰率很高。吴国桢仗着基础好，领悟力强，身体又棒，每年几次大考，总是名列前茅。

说他身体棒，还得力于初入清华时一次意外的“际遇”。清华有些高年级同学，从美国学校学来一种欺负新同学的方法，名曰“拖尸”（toss），就是在新同学入睡之际，几人结伙闯入他们的寝室，用被子把人裹住，使劲将新同学抛向空中，以此取乐作耍^⑤。吴国桢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个“湖北佬”，尽管他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被高年级同学高高抛起，一边抛，一边喊：“吴国桢，九头鸟！看你求饶不求饶！”作弄戏耍够了，才唿哨离去，使他愤愤不已。从这以后，他下决心锻炼身体，田径、球类、单杠、双杠，他都练几下。加上当时的清华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每到课外活动时间（下午4时到5时），除体育馆外，其它房舍一律上锁，并且还硬性规定：五项运动（一、百码赛跑14秒；二、半英里赛跑3分钟；三、掷铅球20英尺；四、跳高45英寸；五、足球篮球要求懂得有关知识和规则，射箭10分以上，这两项中任选其一）和游泳不及格者，不能留美。

由于这一时期正值吴国桢的身体发育成长之际，他在课余刻苦锻炼，体质大为增强，这就为他日后能适应紧张的工作、具有惊人的工作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终生受益。

吴国桢在清华的4年（1917—1921年），正是我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急剧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时期，1919年的“五

四运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当时，吴国桢不满16岁，不及他的同学罗隆基那样锋芒毕露，桀骜不驯。罗隆基每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即1918年赶走校长张煜全，1920年拒绝罗忠诒来校作校长，1921年不承认金邦正为校长）。在“五四运动”时，罗隆基到天安门发表演说。北京警察厅派人去抓他，罗得到时昭涵同学（清华著名运动员）的保护，才逃到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风头。事过之后，有位同学把这件事写成章回小说，登在清华校刊上，标题是：时昭涵威镇天安门，罗隆基独走交民巷。

但吴国桢也并未置身事外，“五四运动”时，在清华体育馆前，他与同学们一道焚烧日货，还参加了声援北京被捕学生的示威游行。从清华园出发，步行到西直门，各校集中后，再步行到天安门，沿途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连嗓子都喊哑了。

吴国桢在清华的后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改变了昔日那种埋首课桌不问窗外事的习性。1920年，他与其他十几位同学一道，发起组织了政治学研究会。该会每两周开展一次活动，他们研讨过的题目有：“中国政治腐败之点何在？”“督军制之废除”、“联邦制是否适于中国？”“中俄通商之必要”等。著名学者梁启超还应他们之邀，到会作过一次题为“中国民族之政治观念”的讲演。通过这些研究和讨论，促使他思考了许多问题，这对他日后从事政治活动，以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都有莫大裨益。

同一时期与吴国桢在清华同学的，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罗隆基、时昭涵外，还有孙立人、梁实秋、浦薛凤、何浩若、赵敏恒、闻一多、王造时、潘光旦、梅汝璈、冀朝鼎等人。

留学美国

1921年，吴国桢在清华毕业后，在父亲的陪伴下，由北京乘